

目 錄

徐州蔣匪敗逃的狼狽相	前續記者 (1)
逃得快，被消滅也快	前續記者 (6)
圍殲圈內	前續記者 (8)
末日景象	前續記者 (11)
一座活地獄	前續記者 (16)
「空投」悲喜劇	勞 稷 (21)
三架敵機	張 宇 (24)
受難的學生	前續分社 (27)
潰滅之夜	關 吾 (50)
最後的投降	漢 雁 (32)
在杜聿明匪部覆沒的戰場上	前續記者 (34)
全軍覆沒的杜匪部將「軍」們	前續記者 (38)
戰犯杜聿明落網記	王英·吳健人 (43)

邱國清泉被我擊斃.....	前編分註(48)
「逃跑將軍」李延年.....	前編記者(49)
「上士」「事務長」.....	前編記者(51)
陳元湘被俘記.....	前編記者(54)
從飢餓中解放.....	前編記者(56)

徐州蔣匪敗逃的狼狽相

前線記者

鬼話戳穿了

解放軍發動強大的淮海戰役以後，徐州蔣匪即開始陷於恐慌混亂中。十一月二十二日，匪黃百韜兵團於碾莊地區被解放軍全部殲滅後，蔣介石聞訊更形慌亂，爲掩飾敗績，製造所謂「徐州會戰大捷」的鬼話來欺騙人民，叫各報館出號外，並強迫徐州市民懸燈結彩，鳴放鞭炮慶祝「勝利」，向市民徵收「慰勞品」；但同時全城却盛傳着黃百韜兵團被全殲的消息。匪首劉峙已藉口「剿總還蚌」，乘飛機跑了；機場上每天都擠滿了準備坐飛機的官太太、金元、皮箱、……駐守在徐州東郊大廟的匪李彌兵團官兵，親眼看到被解放軍釋放的大批匪黃百韜兵團傷兵走回徐州，他們滿腹疑感的詢問那些傷兵：「不是咱們這邊打勝了嗎？」傷兵們聽了大罵道：「他媽的，還打勝仗！都完啦！我們受傷沒人管，幸虧人家（指解放軍）給上了藥。」這一下就把「大捷」的鬼話透底戳穿了。接着又傳來了黃維兵團在南平集被圍的消息，蔣匪軍心更爲慌亂。

搶劫、抓人、換便衣

十一月底，徐州蔣匪急於準備逃竄，徐州市內，滿是匪軍軍用大卡車和匪官的小汽車穿梭不停；同時市民們拒用蔣幣，物價暴漲，二十六日起已買不到糧食，全城陷於閉市狀態。蔣匪軍、匪官們則在街上大拍賣搶劫得來的衣物，偷盜倉庫物資。二十九日聯勤司令部倉庫麵粉也實行拍賣，以便於逃走。接着又傳來匪劉汝明、李延年兩兵團在固鎮以南被打收南逃的消息，許多匪官都換了士兵服裝，敵第九軍一六六師四九七團團長王德印並命令所屬各部隊長官，每人準備一套士兵衣服，以防「不測」。在混亂中，匪更趁勢搶掠商店、居民，匪正規軍先搶頭過，還鄉團搶二過，同時在市內大肆抓車抓快，敵九軍四九七團五連連長沈同林邊搶邊說：「我現在有一兩六錢金子，湊够四兩我就不幹了。」

兵慌馬亂，逃出徐州

三十日晚，徐州匪軍部隊機關，接到一個「經蕭縣永城撤退到濉縣」的簡單通知，就立刻出發，沒有劃分撤退地區，撤退路線，及行軍序列，有的連聽縣這個目的地還不知道。徐州「剿總」幾團官先帶頭開路。許多部隊、機關也不集合拉起就跑，「剿總」軍官教訓隊在徐州西門外集合時已沒有人指揮，十三個隊只到了五個就跑了。「剿總」直屬的軍官收容隊和團第八軍等留守處都被丟掉不管了。四七十七軍軍長王長海倉促的把他駐徐部隊——工兵營、通訊營、特務營集合起來，沒頭沒腦的講了兩句「趕緊走！」「趕緊走！」說罷掉頭就跳上汽車。許多被匪軍遺棄的傷兵攔路向軍用大卡車哀號：「行行好！請帶我坐一坐！坐一坐！坐一坐！」都被卡車衝散了。匪軍在

市內遺棄無數彈藥、槍枝、米麵、軍衣、軍帽，滿街皆是；連掩護撤退的馬轎也克，也棄於城東公路上，其中一輛雷門還尚未關閉，馬達聲突突震響竟夜。東關裏兩門帶着嶄新砲衣的山砲被扔在樓房簷下，誰也不管，只顧逃命。徐州外向西南的大路上，田莊裏，人仰馬翻，烏鴉鴉的，數不清楚，各個部隊、單位、人員，這個找不着那個，那個找不着這個，亂成一個疙瘩。

潰逃途中狼狽相

十二月一日至四日，匪首杜聿明帶着邱清泉、李彌、孫元良三個兵團，雜亂地潰潰（城）永（城）公路上向西南敗逃，沿途的田莊、村莊，各條大小道路，都印下了匪軍人、馬、車輛狼狽傾軋死傷的痕跡。杜匪自己是鑽藏在一輛黑色的小汽車裏，混在其汽車團中間不斷的急喊着叫，催着逃命。當解放軍的砲火從側後震天動地響起時，匪首們更加驚慌，急忙趕調十幾輛坦克到前面開路，並派一個副官站在當頭的一輛坦克上，一面衝撞，一面向擁擠的人馬、車輛高叫：「我是總司令部的！我是總司令部的！快讓開！快讓開！」跟隨着軍高級官員乘車逃跑的大小太太們哭哭啼啼。各兵團、各機關、各部隊與汽車、馬車、牛車亂碰亂撞，又互相尋路，老弱被踐踏在路下或被碾死道上。途中有兩次，幾輛彈藥車燃燒炸燬了，前面的車輛都以爲是解放軍追兵已到，頓時慌亂的跳車，大米、白麵、衣服和劉峙、杜聿明、邱清泉幾個匪首的名片到處皆是，田野裏人羣橫流，僅在蕭縣東北毛莊，匪官的太太們就被遺棄有幾百名，另有百餘輛美式汽車完好的丟在路旁和村頭。強大的解放軍勇猛追擊，從四面八方包圍追來，匪軍一聽打槍，就棄掉七輛

坦克和裝甲車，落荒逃命。一日深夜，當縣城軍某部二營突擊出現於青水公路上攔截兩師七十軍三十二師九十六團的人羣中，高呼：「繳槍不殺！」兩師逃命的陣軍嘖嘖連喘喘的說：「什麼時候了？還開玩笑！」槍聲一響，一個縣官太太立刻跌下驢子，兩軍開槍呼四散。有的鑽進草堆，有的藏身小溝。當解放軍迫近時，四方都叫嚷着：「繳槍！」。兩軍各部建制混亂，逃風狂熾。兩四十一軍一二二師由兩營出發時，有一二門山砲，跑了一天就弄了九門。許多匪軍官兵紛紛議論着：「看這就逃到南京也不保險。」三五成羣向解放軍求降。兩七十五軍修械所庫員宋春明等乾脆坐着，待解放軍到來投誠。兩軍後衛部隊更心驚胆戰，連作一頓飯吃的時候也沒有，身上拮据搶來的米麵，從居民、小孩口中搶奪窩窩頭和搜刮生地瓜乾吃。兩十一軍一二二師三六四團連跑兩天三夜到臨縣西南丁時時，伙夫剛烘第一張餅，解放軍即尾隨追到，該敵當即全部當了俘虜。

沿途暴行錄

兩師死亡的將匪，沿途抓丁、搶劫、姦淫、燒殺，徐州以西三、五十里的莊子，莊莊有人被抓去強迫當兵、担彈藥。被抓者常有全家不留一人，女的被捉去輪姦，有的留家的僅有老人、小孩，日夜啼哭。蕭縣八區里明鄉一廟上即被匪破門捉去壯年農民四十八人。該縣西南五十里之李酒店居民指罵兩五軍說：「那些狗禽的，端着槍，壓着眼，逼着男人穿上軍裝跟他們走，不穿就挨揍。」大吳集北某莊，兩五軍在此捉去男女二百多名，拉去牛、驢二百多頭。在途中被匪軍捉去的小販朱斌靈、韓貴奇和苦力嚴延鳳三人被解放軍追擊部隊救出後，含淚控訴匪軍虐待，他們說

：「老百姓不會打槍就挨打三十扁担，六十多歲的老頭挑不動子彈就挨擄。」

蕭縣劉格莊居民梁宗法被匪捉去，六天沒有飯吃，並被打傷，他逃回家後，解放軍即替他治療；他訴苦說：「有一次在路上，匪軍傳口令，我不懂沒傳，匪軍拿手榴彈打我頭，當時就鮮血直流。」匪五軍在李酒店一帶搶劫，該莊被搶走牛驢四十餘頭、雞五百餘隻、豬五口、羊六隻、糧二千餘斤，其它鍋、碗、衣服、木匠工具、大布、鞋襪、甚至女人的褲子都被搶走。被匪軍強姦的婦女莊莊都有，婦女們見到解放軍來到，低頭含淚，泣不成聲。蕭縣大廟莊孫善民家有個青年婦女，被匪軍姦了一夜，回來後要自盡；鄰莊有一婦女被姦後就懸樑自縊了。逃至蕭縣四區高寨、桃莊一帶之匪軍，四處縱火燒莊，王莊就全部燒燬，王景玉大娘想從屋裏搶點東西出來，被匪軍打穿肚子，王景玉妻子被匪軍在火光中強姦。在燒莊放火燒莊的匪軍喊說：「誰來救火就槍斃！」該莊最後終被燒成一片焦土。

徐州蔣匪杜聿明、邱清泉、李彌、孫元良及其所率領的約三十萬匪軍，如此狼狽逃竄，瘋狂作惡；但終於沒逃出解放軍佈下的天羅地網，在十二月四日拂曉，很快就全部落入解放軍的大包圍圈裏了。

逃得快，被消滅也快

前綫記者

——記敵七兵團被圍殲前潰逃醜態

當解放軍發動淮海戰役時，匪黃百韜兵團沿數百里臨海鐵路兩側狼狽潰逃；但是，逃得快，被消滅得也快。十一月初，解放軍前綫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上逐日變動我軍的位置，指明着戰線北進南移，徐州東北的一路解放軍於四天內連克聚莊、嶧縣、賈汪、台兒莊後，前鋒已越過臨海路，另一路解放軍直撲徐州北郊，而另數路解放軍則緊隨匪黃百韜兵團尾後及兩側不斷予以打擊，前綫電話報告被解放的縣軍官兵包圍有匪黃百韜兵團所屬各軍番號，顯示匪軍建制已經混亂了。由新安鎮向西直抵徐州近郊的鐵路、公路線上，匪軍所築工事大多完整無損，他們只是背朝着解放軍向西逃命，夜間打着巨大的探照燈，雜亂的沿公路、鐵道及兩側，滿野不息奔流；有時數輛汽車並排爭着前進，被碾斃命者在道旁散發出令人發嘔的氣息；路旁、溝底、凹地，到處是匪軍丟棄的行囊、背包、公文、書籍、相片。當匪軍退至臨海路運河大鐵橋時，守敵一個團迅即就燬，於是數萬匪軍爭相逃命，溺斃者無數；一羣敵兵殿打並罵着，怒將兩輛汽車掀翻在大橋北口燒毀，有的則把牛車及牛車輪推倒；數匹被擄牽去的羣衆的耕牛亦力竭倒斃；另一羣潰退的敵兵曾在車站打跑站長，爭上火車逃走，碾死數十人。沿途村莊均報有敵軍傷兵，有的敵軍士兵則三兩

羣坐待向解放軍投降。——這就是匪黃百韜兵團逃跑的醜態。在解放軍鐵鉗迅速追擊下，他們倏然沒有逃脫被圍殲的命運。

國 難 卷 內

訪談記者

記者八日在前線某部訪問三十多個先後從國民黨匪軍邱清泉、李彌、孫元良兵團逃出的下層官兵，他們敘述了蔣匪軍在強大解放軍包圍圈內的狼狽與恐慌。

「徐州剿總」少尉文書周漢泉說：「現在被圍的總人數約二十萬左右，內中主力約十五萬，地方機關人員約五萬，至本月七日已被解放軍壓縮於以丁壽園為中心，東西南北各約十五華里的幾小包圍圈內，人馬擁擠不堪，每個村莊每間屋子都擠滿了人，老百姓都被趕到屋子外面去，但絕大部份的人還無處容身，只得露營在田野裏、河溝裏，連「剿總」總部未及空撤的二百個人員，亦只得在杜聿明的「前進指揮所」駐地莊圩子外的田野裡露營了。每天早晨都可從露營人的身上，看到一層寒霜。」敵新五十九軍三十九師一一七團受輕傷的少尉附員任森生說：「我們住的小莊子不過幾十戶人家，不知塞進了多少單位，總計有一萬多人，田野裏河溝裏都塞滿了，我們去了二百多傷兵，要找一個河溝也很困難，只好在人堆裏擠擠，能夠撈到一個可以躺下的地方就算好了。在一夜的露營中，就凍死了三十多人。」

目前蔣匪軍的糧食更為困難。據投降的邱兵團獨立旅參謀主任顧遠君說：「這幫人馬在徐州時，每日需要糧食九十萬斤，據統計，把徐州全市人民存糧集合起來，也不夠我們吃半個月。」

「自逃出徐州後，從四日起，各機關各部隊都開始搶老百姓的山芋與豌豆吃了。一日由徐州西逃時，規定每人發七天糧，但有些部隊因在行動中未領到，有些被別的那隊搶去了，因此大部份的機關部隊所帶的糧食在四日前就吃光了。李彌兵團八軍二三七師七〇九團一營六連列兵宋慶懷說：「我們開始幾天是搶老百姓的鍋子吃，後來就吃小豬、小雞、牛、驢子，最近已在殺吃自己的驢馬。有許多弟兄用銅盆、瓦盆、鍋就在田野裏點起火來燒煮山芋、黃豆，半生不熟就吃光了。有些自己不會動手的弟兄和傷兵等，一天只吃到一頓山芋，有些傷兵動作慢了，只搶到一塊。」宋慶懷說着提出幾袋未燉熟的黃豆就放進嘴裡，說：「這在我們那裏就算好東西了。」周漢波也說：「『剿總』的二百多人員，本由徐州用汽車帶出八包大米，八包洋麵，可吃一星期左右，但五日開到夏寨時，上面命令要燒毀汽車，於是把米麵卸下來。就在這時，別的單位，一擁而上搶光了，所以『剿總』的二百人，從六號起也是搶老百姓的山芋充饑了。」另據聯勤總站第三分監部第二營林少尉軍需沈才元說：「三分監部汽車五百多輛，專門裝糧食供給十六兵團（即孫元良兵團）。在路上人山人海，擁擠不堪，跟不上去，丟掉三百多輛，餘下的二百多輛就派食，在未發給十六兵團之前就被各部搶光了。所以十六兵團沿途都像二、三號就搶吃山芋、黃豆了。」

有些村莊連吃水也發生困難了，任森生說：「我住過的一個莊上，就搶了一萬多人，水塘裏的水已乾乾的，雖有一口井還有點水，但井上擠滿了人，你爭他奪，你推他擁，所以井裏的水也打不上來。」

三十多個慘狀很慘的形容他們的被圍生活說：「我們就好像一大羣魚在一個快要乾涸的小水塘裏亂跳亂跑，還有幾口水，喝完就死了！」

記者問到被圍匪軍餉乏氣時，屋子裡七嘴八舌的講起來：「到了這種地步，還談到什麼士氣不士氣呢！」任發生說：「我們一二七團團長尤花文和一營營長董福生早開了小差，我們這次一起出來的有九個人，那邊的弟兄那個不想逃，有時因為查的緊走不出，偷偷的都三人一組五人一羣的哭哭啼啼。」孫兵團四十一軍李花友等三個列兵和聯勤三分監部的一個列兵說：「六號晚上，孫元良突圍，你們的砲一打，我們就亂七八糟，官不顧兵，兵也不顧官，各自逃命；有許多人游不過河就淹死了，滿路丟棄馬、物資、衣被、彈藥、武器。」

一談到指揮這二十多萬人企圖向長江以南逃跑的著名的常敗將軍杜聿明的「前進指揮所」時，幾個俘虜都止不住的笑了起來，「不要臉，明明是逃跑，還要前進？看他（指杜聿明）逃到那裏去？前幾天杜聿明還帶着「前進指揮所」東衝西撞，想跑出去，到後來就絕望了，經常在段莊一帶，戒嚴很緊，連「剿總」的一些學員都不准進去，杜聿明本人的行跡也極秘密。」六日蔣社頒命令孫元良兵團突圍，孫元良部隊與解放軍稍經接觸，在強大的解放軍打擊下，紛紛繳械投降。現在杜聿明已失去了明確的指揮意圖，突圍突不出，聽說解放軍砲火強，下令令築工事，頂上面要蓋上老厚的土才有效。可是下級官兵沒有立即築，就用很多草墊得很高，上面薄薄地放些泥土，就算了事。下層普遍的說：「解放軍來了就繳槍，那個替你拚命！」

末日景象

前線記者

從喝米湯到吃驢皮青苗

連日雨雪，空投斷絕，被圍的蔣匪軍杜聿明部十餘萬人更加陷入絕望的深淵。

第七十軍九十六師二八六團雪後三天內，各連每天只能領到十四碗米，二八六團團長召集各連特務長說：「現在是困難了，飛機不能來，雪還在下，這就靠我們想辦法：第一、十四碗米分兩頓，每頓煮兩鍋。第二、多放水多燒多煮。特務長回去後就叫伙伕們依法照辦，但七碗米分成兩鍋，再倒上滿鍋水後就不見米粒了，拚命燒還是和白開水差不多，開飯時全連圍在兩口大鍋旁，每人盛一碗，餓急了的士兵們很想多撈點米粒充飢，但水多米少，總是撈不到。

到第四天，十四碗米也沒有了，領來一條毛驢，毛驢因很久沒草吃，已瘦得只剩皮包骨頭，用湯匙給將毛驢打死，剝了皮洗了洗，心肝肚腸全都在內，切成兩鍋，四只蹄子留作柴火，煮到半熟，士兵們已一頓頓來張望了，特務長蹲在鍋邊緊緊看守着不許大家胡來，但餓急了的人們顧不了那一套了，你搶一塊他撕一片的亂成一團，最後連在一旁乾叫躁腳的特務長，自知不能裝呆，否則就要挨餓，也就搶了起來，搶到手的一塊一塊一片的啃着走了，沒搶到的還騷着搶到的

到另一角落躲去了。當連長走來時，看着兩口空鍋遲疑的問着：「怎麼連沒開飯就搶光了，我還沒見影哩！」

終於兵團部所有砲兵的騾子都發下來充飢了，跟着來了這通知：「殺喫驢馬時，一律不准剥皮，這樣可以增加份量。」當驢馬拉來殺吃時，連當官的也說：「騾子都吃了，砲就等解放軍來拉吧！」

匪九軍三師官兵營已經二十多天沒吃到油鹽，八天沒吃上糧食，餓得實在沒有辦法，只好到處挖青苗，剝樹皮充飢。匪八軍四二師一二五團把拖砲的馬吃光後，又重新把馬皮用火烤了吃，匪十三兵團部野戰醫院每人分得了一塊馬皮。敵八軍工兵營二連士兵袁梅珠說：「八天前營長作戰打死的一匹馬，今天又重新從地裏挖出來燉了吃，二十四號連裏士兵們每人分了一塊銅元大的鍋餅，連長叫大家不准一日吞下去，要搓成碎末泡在水裏喝，過去丟的豬皮驢蹄子又被拾回來煮着吃了。」

圍城圈內的第二戰場

每次敵機空投糧食落下來時候，地面上守候已久的匪軍就要展開一場劇烈的爭奪戰，每次都要互相打死好多人。

爲了接受空投物資，杜匪在洛河南岸修了一個空投場，周圍挖了一條壕溝，命他的警衛團密佈崗哨，來制止互搶投下來的糧食，結果是越搶越凶。匪一二二師通信營二連文書陰慶法說：「一聽見飛機響，各部隊就派去成連成排的武裝，還了打槍控制，近了許多人一齊擁上去搶，爲

磨一小袋米，滾成一團，有的就用刺刀戳，直到米袋扯破了，一個個就用手在地上括，括到一點，趕快往衣服兜裏裝，警衛團衛兵就開槍打，二十三號投的那一次，四面槍聲不絕，連「剿緝」派出來調和的大官們，也打傷了幾個，有的開着汽車混進去，搶上汽車就往外開，二十五日敵八軍四十二師一二五團三營在青龍集發現了老百姓一個藏糧的地窖，九軍也看到了，兩頭各不相讓，雙方都開來一個連，打了起來，一二五團團長趕來也無法阻止，結果雙方死傷數十人，但挖開地窖連一粒糧食都沒有。杜聿明有一次對軍官說：「空投場也變成戰場了，今後再搶一律槍斃！」但後來一直天陰，連飛機也不來了。

扒棺材和拆工事

團徽裏什麼都燒光了，斷蹄子，鳥骨頭，破衣爛鞋，有兩雙膠鞋的就得拿出一雙燒鍋，除此就是挖坟墓和拆工事，據陰慶法說：在臨時飛機場附近挖了三十六具棺材全燒了，二十五日，匪九十六師二八六團挖到一具半新棺材，每班分到一片木頭。二八六團士兵成羣偷拆鹿柴工事燒，幾天中九十六師駐地「地祖廟」的鹿柴全燒光了。一天團長來檢查工事大吃一驚，要他們立刻修復，可是附近連一片木頭也找不到了，還拿什麼來修呢！

一群野獸

面臨末日的匪軍活像一群野獸，他們到處強姦老百姓婦女和被抓的女學生，村民李長雲說：「一到晚上只聽見娘兒們喊救命，聲聲，這些土匪比鬼子還厲害。」從汪棲德逃出的偏僻老大爺說：

：每到晚上就再不像人的世界了。邱兵團部所在地陳官莊全莊青年婦女被匪軍集合起來輪姦，很多人至今不能動彈。

臨死不忘昇官發財

敵八軍工兵營噴火器排副班長王忠卿說：「在包圍圈裏成千成萬的人都餓得要死，但當官的都還趁機發大財。他們叫衛士把搶到的空投物資四處出賣，一斤大米三元銀幣，二十斤豆子換個二錢三的令戒子；一個饅頭換枝好鋼筆；紙烟四十元金元券一枝。」和發洋財聯系的是升官，當官們夢想飛突出去後「官升三級」，并以此欺騙士兵；「你看當官的傷亡很大，突出去誰都要升一二級」。匪五軍九軍都組織準備突圍的「勇敢隊」，欺騙說：「參加者官升一級，兵升二級，官賞一萬，兵賞五千。」（偽金圓券）但報名的一共只有十一人，士兵們說：「我們什麼官都不想當，我們只要吃。」

死的滿野地，活的換便衣

蔣匪「剿總」野戰醫院住在陸莊，三萬多傷員擠成一堆，敵一六六師四九八團九連士兵張竹亭等談：「連日雨雪，已有三千多人凍死，用裹溝裏到處是凍死的死屍，沒死的爬在地上抓雪塊吃。」投誠的孫元良兵團通訊營報務員李步洲說：「兵團少將參謀長張某在突圍時被匪五軍打傷，這裏抬給，那裏動動，沒有藥換就死了。」敵五九師副官王忠良說：「偽銅山縣縣長耿繼勛在裏邊東冲西撞，誰也不給他喫，又餓又氣就自殺了。」未死的匪官紛紛化裝準備做俘虜時逃跑，

區八軍、七十二軍一部分團以上軍官換了便衣。區七十軍二八六團團長在士兵衣服裏邊又穿了套便衣，不洗臉不刮鬍子，臉上故意弄得黑胡胡一片，一天他召集士兵講話：「大家要死要求生，殺出一條路到南京去！」但士兵們却已發現他露在衣角外邊的便衣小褂子，大家低聲說：「喂！原來團長還懶得比我們還周到。」